



論語

卷之六

三

04-18  
2800  
10-4



門 2500  
卷 10-4

論語  
卷之三

朱熹  
集註

公治長  
第五  
可妻也

# 論語卷之三

## 公治長第五

朱熹集註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  
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

論語卷之三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蓋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

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  
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  
於不器。其亦  
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  
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  
德。而病其  
短於才也。

子曰。為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  
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  
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  
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

不知其仁。為用佞。

為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  
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  
慙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  
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  
不得而輕  
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  
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  
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  
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  
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  
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足以仕矣。至於  
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  
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

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

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

公西赤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證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

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處。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而知二。而巳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

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也。糞。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

○鏝。私云當作。鏝。鏝字。彙云。墻壁之飾。曰。墻。

與改是

行去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孜孜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寔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為於度反

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怨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且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聲好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巳。○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來。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圉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濼其善言，能如此，亦



足<sub>レ</sub>以<sub>レ</sub>爲<sub>レ</sub>文矣。非<sub>レ</sub>經<sub>レ</sub>矣。緯<sub>レ</sub>地<sub>レ</sub>之<sub>レ</sub>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之。人一事蓋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拱也。藻水艸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文子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再可  
斯詰詞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  
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魯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墜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沒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在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

在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

諸其鄰而與之

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在。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

是曰是非。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入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

足將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

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之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

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土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論語。非但欲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看論語。非但欲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看

○子曰已矣乎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

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為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謂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

之過  
許與

#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嘗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勉已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淡惜之而又以是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者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其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責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人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



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

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譬。叟為父。

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為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  
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  
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  
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  
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  
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  
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

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  
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金使善  
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  
曰仲尼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  
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  
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  
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  
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  
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  
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  
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  
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  
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發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淡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

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已小人儒。為入。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殲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徒甘反。女音汝。澹。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

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爲功。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知之者。

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 擊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躑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

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為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

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及下

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波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

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

為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

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曰：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備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

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扶夫音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

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 論語卷之三

###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

好夫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學之之辭。我。藉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

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

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詔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非者口欲言而未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二三反者。遠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其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其也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彙虎徒擄馮河徒。慙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

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一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

齊側皆反

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

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取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如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性。書。以導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下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悅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滋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言癡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恃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予何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

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躑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

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高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必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徧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也。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一四字當在下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

揖也

語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遊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典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遠者。及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稱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

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遇人

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

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  
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為讀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

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我無能為。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而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為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

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

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

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程子曰：君子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謂下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禱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為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意。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

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  
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

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  
深渊如履

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小子夫音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取  
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  
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  
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  
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  
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  
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淡矣。○程子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  
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

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  
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  
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言善此  
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  
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違。次顯而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

### 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謹。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麤唱澁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

老師猶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饗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難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之。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

好去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乏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

吝其餘不足觀也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自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者。吝而不驕者。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千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見賢編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

故絜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絜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

盈耳哉摯音至，雖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切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

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慳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一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予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孤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識之也。菲薄也。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溢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 論語卷之四

###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乎仁之道大也。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肆之也。達巷黨人患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纒。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不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非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アイウ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

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

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始也。謙若不取。知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知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

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躬。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

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聖  
學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  
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  
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中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敘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次序也。侯氏曰。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汲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氏曰。自可欲之。謂善。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之。此顏子學既自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二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衷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問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

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濇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澁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入街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夫音伏 全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護獨思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求簣

位反覆 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在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夫語

平聲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

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稱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

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河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赧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袴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佞。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竊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者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思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黨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扶夫音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養意思。淡遠。

###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

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耶。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

下同便旁連反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闕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

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夫地尺恐躩之而傾跌失容也屏截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

忠大  
貞人

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覆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踳踳舉足促狹也如有所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言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任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損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

其禮當如此爾



### 君子不以紺緇飾

紺古暗反緇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 當暑者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絺者曰絺蠶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暑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與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 緇衣羔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

麀反 麀研

繡，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襪裘，欲其相稱。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辨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淺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鴈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浚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用，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

水澤  
忠  
也

ヤウ  
ハク

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揚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

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與惡未敗而色與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正。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一節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

食音嗣  
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入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饗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棄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側皆反。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



人不必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

饋，所以送疾。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

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多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齎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客。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寄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卑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者有密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僕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挽以升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週。載三者皆失容。且或心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ノハチ  
ハチ  
ラコホ  
リミヅ  
サハム  
ラヤト  
ラヤウ  
カレハ  
イリヤ  
イリ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關於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味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具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雉



論語卷之五終  
所行法門以得

